

Reborn Glory of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ith Painting: Research and Prediction of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Zhang Lingyun¹ Zhang Yi^{2*}

1. Decoration Company beside Sports Ground in Taizhou City, Taizhou;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A rare 2018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was suspended because of Arnold's sexual assault and leaking door, and attitude and action of CPRH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Handling) adopted by subsequent liberal arts colleges, and even a "New College of Arts" was established temporarily to start "looking for a writer who tells story of human beings all over the world". We hop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of restoring the credibility of literature,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will pass the amendment of its constitu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ssue "a code literature" explaining the idealistic "tendency" in Mr. Nobel's will. Therefore, we make a rational turn-eye to Arnold's "scandal" of sexual assault, and point out the origin of French pornography is manifested in attitude of Laurence, an English painter and writer. It is related to the corruption within the College of Arts, which violates the wishes of the heroine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llege.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glory of literature, the second author of the article with pen name of Allen Gustaf quickly made his own research o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ainting before the Chart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is issued. He summar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bel Prize

文章引用: 张凌云, 张艺. 用美术重建圣殿的荣耀: 诺贝尔文学奖研究与预测 [J]. 美术视界, 2020, 2 (4): 95-127.

<https://doi.org/10.35534/fav.0204016>

for literature and fine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ntity, theme and “treatment”. We authors als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painting resources beyond the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from perspectives of meaning, consciousness and memory, and deeply explore the precious painting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experiments of Three Nobel Prize Orphans Virginia Woolf, D. H. Lawrence and Susan Sontag. Finally, the article presents way of thinking of painting from three angles of code, story and myth, and predicts how to win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using pen of painting and painting of pen “again”. Intention of Being Present and Having Existence is to have to introduce contexts of the promulgations of codes and regulations. In a sent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s plan” and the possible world of literature should be put forward.

Key words: History of world painting;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General studies door-keeper; Nobel Prediction

Received: 2020-09-01; Accepted: 2020-09-08; Published: 2020-09-17

用美术重建圣殿的荣耀：诺贝尔文学奖研究与预测

张凌云¹ 张 艺^{2*}

1. 泰州经济协作委员会装饰公司, 泰州;

2. 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邮箱: yizhangvicky0305@126.com

摘 要: 201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阿尔诺性侵与泄露门而停发停摆, 文学院采取了新闻 / 危机公关的态度和行动, 甚至临时成立了“新文学院”并开始“寻找一

个讲述了全世界人类的故事”的作家。期盼文学院在恢复文学公信力的历史时刻尽早通过学院章程的修订，颁发一部解释诺贝尔先生的遗嘱中有关理想主义倾向的法典文学。因此本文对阿尔诺性侵“丑闻”作出了理性的研究，指出法国色情文学的滥觞以英国画家兼作家劳伦斯的态度，事涉文学院内部的腐败，违反了性侵女主人公的意愿也违反了学院的规定。想要重新恢复文学的荣耀，在瑞典学院的章程颁发之前，文章的作者迅速作出了自己在文学与绘画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从身份、主题、治疗三个角度总结了诺贝尔文学奖与美术的关联。作者们还特别从意味、意识、记忆三个角度观照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绘画资源，深入发掘三个诺奖孤儿伍尔夫、劳伦斯、桑塔格宝贵的绘画哲学与文学实验。最后，文章从法典、故事、神话三个角度展示绘画的思维以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在呼吁学院出台法典与章程的这一语境中，提出神的计划与文学可能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世界绘画史；诺贝尔文学奖；普遍研究守门人；诺贝尔预测

收稿日期：2020-09-01；录用日期：2020-09-08；发表日期：2020-09-17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2018 年 5 月 4 日这一天，瑞典文学院通过代理常任秘书安德斯·奥尔松声明说，“文学院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讨论后做出决定，2018 年将取消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①。这将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首次非战争原因的暂停颁发，虽然奥尔松一再表示“上述决定并非特例”，导致此次诺奖停摆的文学事件的真相以

^① 光明网。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颁发明年或发两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9590435564213277&wfr=spider&for=pc>

及停摆决定对瑞典文学院造成的震荡，最终瑞典皇家文学院将如何应对公众的信任危机，修复文学的公信力，重申或复兴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与理想，这都是奖项停摆事件摆在瑞典文学院在危机与契机之间怎么 presents 历史性抉择。诺贝尔文学奖的停摆源于 2017 年 11 月被揭发的一宗性侵丑闻，该事件牵涉到与瑞典学院关系密切的一名男性文化名流，他被指控在过去 20 年间，对多名女性实施性侵。丑闻的泄露和传播，在 2018 年 4 月开始升级，终于将瑞典学院卷入其中。瑞典学院方面不得不对此事作出严肃的调查，内部调查发现在这个著名机构中的确发生了“不必要亲密关系”和“不可接受的行为”^①，学院发布声明说阿尔诺事件令诺奖蒙羞，开始动用《每日新闻》等媒体手段和问询渠道，刊登 18 名女性当事人的证词，初步证实该名男子让·克劳德·阿尔诺不仅涉嫌性侵包括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在内的与瑞典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女性成员证据确凿，而且还有瑞典学院委托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指控当事人从 1996 年起先后七次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据调查，被泄露的诺奖得主包括美国歌手和音乐创作人鲍勃·迪伦以及白俄罗斯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随着调查结果的公开，瑞典文学院随即因卷入性侵丑闻和泄露事件而陷入到空前的信任危机，学院内部长久以来的矛盾的遮羞布被揭开，诺奖本身的理想主义和神秘性都遭到了侵害。《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以关注丑闻现实的职业敏感，远离了虚构文学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对 18 名女性的采访，以文学证词的威力强有力地指控着瑞典皇家文学院院长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阿尔诺以摄影师和文化名流的身份长期骚扰和侵犯多名女性，事发地点甚至包括文学院名下公寓。因为非内部媒体的介入与揭幕，学院方面不得不通过司法部门着手调查，其余一些“相关事件”将陆续受到司法指控。“Me Too”等非纸媒的大众媒体的深度的追踪的报道，将此次性侵风波涉及的人物的生活世界多维度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一下子刺激到瑞典文学院对这个法国男人的容忍程度，将不名誉的院士丈夫与文学院之间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也是承认瑞典文学院的信誉受

① 瑞典文学院停发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前女院士之夫已因性侵判刑两年。

http://www.sohu.com/a/257371845_100191009.

到了损害，有必要自己停下诺奖的节奏，还诺奖的评选流程一份清静。瑞典文学院 1786 年创建以来，一直以维护和发展瑞典文学和文字为宗旨，代理诺奖的颁发主要也是重点考量诺贝尔遗嘱中声明的对“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解。甚少介入公共事务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以明确的介入的姿态和行动彰显出改革的决定，他在 4 日一份声明中陈述自己要修改瑞典学院章程的考虑和重点恢复文学院名誉的决心，他甚至将改革的意志提升到了事关诺奖的合法性的法律层面。《每日新闻报》文学评论家们及时作出了认可的评论，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是瑞典文学院能做的最好选择。实际上，古斯塔夫直接领导的瑞典学院，已经接受了国王的提案：在宣布延期期间，诺奖将被由临时成立的瑞典“新学院”（Den Nya Akademien）新设奖项取代，得奖人不再由学院决定，而是交由全球书迷投票选出。这一替代评奖机制到明年补偿性的评选出两项诺奖得主将自行解散。“新学院奖”青睐新文学以外，奖励的评选过程的透明和公开化是其特点。长久以来，包括新闻写作的文学文学在内的新文学一直强有力地撞击着瑞典文学院的大门，此次因为诺奖的停摆而提出的“新学院”新设奖从奖励的名称上就肯定了新文学的在古典文学之外的应有的文学地位。新闻写作类似的新文学既不是什么特殊文学，也不是什么特例文学，它只是叙事风格极简的努力融合文学与新闻的尝试，应该得到自身发展的一席之地。把新文学的文学样式从瑞典文学院剔除出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国王古斯塔夫已经意识到瑞典文学院已经到了要回向文学的古典意义的时刻，在新的写作意识和写作风格与古典主义的文学理想和精神之间的抉择，不仅事涉丑闻风波后文学院问题重重的章程重起，而且直接关系着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荣耀和公共是否会继续尊重学院发出的声音。不同于诺贝尔文学奖“创作出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评奖宗旨，新学院奖旨在找寻一位“讲述了全世界人类的故事”^①的作家。用新的文学意识展现故事叙述的魅力和深度，这一故事文学能否进入到国王法典的经典文学之列，在公众恢复对学院的信心之前，在学院的

① 81 岁女作家玛丽斯·孔戴获奖，奖金近 80 万元。

http://k.sina.com.cn/article_1700720163_655eee2302000e3x4.html.

人事制度得到全面改变之前，一向以文学的优先选项作为颁奖轮流坐庄博弈的世界文学的俱乐部是不是还热衷于文学发源地创作的概率论，或是热衷于文学影响力的大型对话的“激动文学”？性侵事件的公开处置告诉我们，观点的冲突与不道德的意识严重影响了对艺术、文学以及瑞典语言的独立组织的日常工作，解决了危机和明确了章程的文学事业，站在人性的角度，并不全然认为性侵是离开文学这个核心的立场的丑闻，我们知道，“严肃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的研究者研究大众文化、上流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动态关系的曼菲斯大学“马库斯·奥尔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卿甚至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苏珊·桑塔格的丑闻》（*The Scandal of Susan Sontag*, 2009）的著作来引导我们确信文字的立场与作者的私生活的内心世界并非冲突，问题在于个人的私生活与文学的种种不应该置清廉公正于主流的个性张扬之下。瑞典文学院此次声誉危机的根源在于对跃然文学之上的色情文学的演绎和发生缺乏理性的理想主义章程的规范和引导，度过这一公信力难关的危机公关，最终还是要依靠学院自身的理想主义的确认和规定，终极标准上还是应该回向文学本身的古典主义。在停摆期间，我们想迅速对诺奖的历史作出研究，恢复诺奖与美术的联系，倡议古典主义的美学回归到诺奖的价值标准。

1 身份·主题·治疗：诺贝尔文学奖美术关联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一直有文学家活跃在美术界的现象，这些跨界画家在文学之外用美术创作表达自己的美术态度与心灵世界，带着他们的绘画灵感与感悟进入到文学天地，丰富了文学的主题设置与叙述技法，收获了“大于文学”的文学实验成就，给我们提供了绘画可以引发文学变革甚至改写艺术史的宝贵的叙事资源。在文学叙述与绘画创作之间恢复和加强联系，不仅可以促进文学叙事革命从虚构类/非虚构类叙事向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故事转向，而且可以引爆文学观念本身的变革，发展出小说/散文叙述术的时空变幻。在这一认识的起点上，我们来总结一下诺奖历史上跨界画家身份的文学家，主要有泰戈尔、福克纳、君特·格拉斯、鲍勃·迪伦四位。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诗歌哲学意味浓厚，透露着他对宗教的理解与对人生哲理的思索。泰

戈尔用自己的哲学感悟创作出近 2000 多首歌曲，其中不少是大型梵语的宗教对话歌体。60 岁的诗人突然进入到绘画领域的探索，他说他受到来自北部新爱尔兰贝壳雕塑，英属哥伦比亚海达木雕与木刻及马克思·佩希斯泰因木雕的影响。实际上，泰戈尔绘画成功的秘诀是他长期创作印度教歌曲的音韵在其脑海中蕴涵出的诗意，以及在用梵语感悟的艺术话题上与中国传统画家和文学家的交流。泰戈尔用绘画的色彩再现音乐创作的韵味，他意识到绘画就是线条的韵律，是诗化的线条，从音韵与绘画的诗意连通的角度，作家表现出独特的诗意的心灵和视觉世界，超越了技法和流派的限制，因其东方神秘的古典的音乐美与诗歌创作的连接，获得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第一次目光向东方看的殊荣。诗人将印度地区独有的一种在世界各地都未有所见的绘画形式，一种绘画、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艺术介绍给全世界，奏响了文学与音乐，文学与绘画，文学与戏剧，文学与舞蹈都携起手来的综合艺术的先声。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非常严肃的、长于针砭时弊的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 年颁布给他的获奖词是“因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福克纳对“当代美国小说”的“强有力的贡献”主要因为他是一名活跃在时尚艺术与漫画艺术界的现当代画师。19 岁的福克纳便是密西西比一家文学杂志《老密西》(*Mississippian*) 的插画雇员，文学成名后的他重操旧业开始为《爵士时代》(*Jazz Age*) 画时装漫画。他以讽刺文学的笔调画出的系列戏虐时装漫画，看上去是时髦的时尚插画，仔细看不难发现他对时代精神的变化迅速作出的记者眼睛的观察和反应，同时他用自己作家的敏锐的头脑捕捉到了时尚气候的变化，对自己身处的当代以及未来画出了画家的洞察和作家的展望。福克纳的时装漫画提供给我们在文学与时尚之间如何传达时代新声的文学之外的作家思维，褒奖他在“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就是褒奖他在“反映时代崭新精神面貌”上的作家的敏捷。德国画家君特·格拉斯擅长使小说和绘画相互映照，相互促进。他自豪地告诉读者，他从绘画中“为写作吸取了很多东西，如长时间的思考，修改的乐趣……最喜欢站着工作……绘画是第一职业，写作是其次……” [1]。君特·格拉斯的绘画作品常常完成于文学作品之前，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基调确立和风格走向。在谈到文学与

绘画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在绘画时可以找到简洁的表达方式，而绘画同时在写作中得到延续，因此首先是作家还是画家这个问题，从来不会让他操心，他关注的是从绘画的结构可以引出多少转向叙事文学阶段的倾斜。作家在童话的创作中找到了如何将文学作品的主题变为作画的对象的答案，也就是绘制插图版的故事集和童话集。作家本人对绘画理论有一定的研究，并且就某些画家的作品作过报告，写过评论文章。他讨论过德国画家丢勒铜版画艺术。他亲自设计绘制封面的图书封面的绘画作品与书的内容密切相关，在童话的领域复兴了古老的印度宫廷制作插画图书的传统。不唯如是，他运用雕塑和炭笔画的艺术综合手段再现了德国民间故事，反映出东西德重新统一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因其在恢复插图画书的传统和用童话题材记录历史事件的儿童口吻，君特·格拉斯得到了文学院的尤其青睐。2016年在典礼上，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发表了对鲍勃·迪伦的授奖词，高度肯定他在古意的歌词创作间流淌出来的音乐的诗意，感谢他为恢复古老的民谣艺术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作出的贡献。瑞典文学院方面没有点明迪伦在恢复音乐与文学的联系之外，在恢复绘画与文学的联系上作出的杰出贡献。如果说格拉斯的文学作品与他的绘画创作形成的是一种互文关系的话，迪伦的歌词创作与他的绘画创作表现出一种动态对话、互为补充的关系。用绘画艺术来概括迪伦的艺术活动已经不能反映出他在绘画创造与他创作的音乐和诗歌互通生气、相互启迪的创作特点。因为迪伦丰富的歌唱舞台表演经验和“在路上”的表演方式赋予他的绘画以一种强烈的视觉艺术效果。迪伦对他的画家身份作出的自我感知是他在绘画时他在赋予周遭以秩序。理性的绘画思维与他在歌词创作中爆发的诗意的激情和宗教的热情互为补充，迪伦不仅是诺奖文学史上跨界最突出的一位音乐人，而且也是率先将绘画进入到视觉艺术与舞台表演统合领域的非常优秀的艺术人。

如果说画家跨界进入文学创作是将自身的美术资源带入文学实验的话，文学家以绘画入小说的主题不仅不是创作出“如画”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准确的说文学家创作的绘画主题的小说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严肃地探索美学的概念、形象和思想，无论是以画家作为传主的新历史传记小说，亦或是以国别的美术思想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创作，甚至还包括跨越时空的绘画传奇小说创作，其创作

的宗旨大多都是在探索美学与人性、美学与历史的关系，而有很少一部分作品超越了历史的背景，超越了文化的冲突，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美学，直接抵达绘画的人性的交往功能与对话需要。这一部分小说虽然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时间的“爱慕”，他们在绘画文学史上的启迪作用值得我们作出进一步的深刻挖掘。在严肃的或悠闲的意义上创作出来绘画主题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赛珍珠、高行健、帕慕克、石黑一雄这四位。其中，美国的赛珍珠和中国国籍的法国作家高行健是将中国的传统的美术资源带到国际文学舞台上展示出中国美的日常生活化和在国际美学对话上的“行走”。帕慕克则是在诺奖与绘画的联系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文学家，他穿越进入土耳其宫廷细密画的神秘故事，运用自己当代的叙事技巧和文学想像，在历史传奇的可能文学创作领域内，充分调动各种叙述声音的、视角的、叙述流的多元小说术，在极其富有异国情调和历史传奇的小说氛围中，揭开了细密画绘制的秘密，讲述了细密画兴衰的历史故事。日本的石黑一雄获奖可以说是饱受争议的程度不亚于流行音乐手迪伦，很多评论家都在批评石黑一雄获奖说明评审团的立场摇摆不定，在倾向风格怪异的作家如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之后，推崇起实力薄弱的作家，是被团内左翼政客影响。当年指责陪审团的挑选过于随意，约翰·斯坦贝克和赛珍珠获奖，而詹姆斯·乔伊斯和马克·吐温这样严肃的文学家却无缘奖项的诺奖的公信力在性侵与泄密之外受到质疑的历史再一次重演了，尽管此次外评还没有演变到当年在苏联官媒《真理报》上发文批评瑞典学院。我们观察到，来自日本的小说家石黑一雄较之村上春树能迅速得到“倾向”的选择，正反映出美术资源对文学创作的巨大贡献日益被评审员公开的认可。石黑一雄正是在历史叙述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条闲适的小说叙述风格，用本民族的浮世绘美术资源创作出日本传统美术小说，提供了日本绘画国际化文学化的实现路径。石黑一雄虽然没有表明他的明确的反对西方绘画美学思想的立场，但在他的雅致的清淡的美学风格的叙述里，我们感悟到传统绘画与西方小说叙述结合的清丽与脱俗，而这份清丽脱俗与对战争的反思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美学震撼与道德讽喻的小说功能是“理想主义倾向”在战争反思的和平小说类型里的最佳选择。详细地品读他们的成功经验，赛珍珠第一次用她与中国的深厚联系

在面向世界的小说创作里诠释着李泽厚的“华夏之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处所之美的多方面，有古色古香的中国庭院之美，在知识分子的小天地里中国美学的自然之美与生活之趣完美交融，犹如中国国画的写意之美，浓淡之间，远近尽显，方寸之中，意境无限。赛珍珠在自己的小说中展示了中国餐饮之美，向世界介绍起中国传统的日常饮食文化之美，将这种中国特有的饮食文化之美与男女之间本体交往的思辨美、慎思美与世情美在中国庭院的日常生活的的美丽和趣味中彰显出来，成为中国国画美学境界的有益补充，即生活习惯的审美意境。赛珍珠描绘了中国庭院里的小说画卷的隐秀的意境美，不同于西方当时的意识流的恣意发挥，悠闲自得的生活美的风情画卷，赋予了国画的韵味和风骨落在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智慧和美学态度，是中国传统的绘画思想非常“接地气”的生活化，也是赛珍珠以绘画的生活哲学进行跨文化交际写作的一次成功的小说样板。高行健的小说在富有音乐性之外，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其文体模式的创新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手法的借鉴。之所以高行健不采用西方的油画手法特别是印象派的画法来建构自己的小说与绘画的“语图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在“声音”这一主题上的心灵的选择。高行健非常擅长艺术的通感，对语言本身的敏感超过了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修辞，他对禅宗的寂静之音、感觉到的天籁之音，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回响，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禅境。与此心境对应的，他选用了水墨这种看似极简却能在黑白之间生发出无尽过渡空间的形式，从而将这种心灵感悟和意境空间带入到叙述小说的动态捕捉之中。他强调水墨画创作即使在现当代的背景下，依然应该注重意境的体现，绘画形式不应该丧失对世界的隐喻和人的态度、情感、观点。他称这种与时俱进的绘画意境和功能为“空灵”的境界，创作出的《灵山》就是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美学的文学实验。在《灵山》的创作中，高行健初步尝试了小说与水墨绘画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所描写的场景可以用绘画的阶段来界定，这一衔接起小说结构和绘画资源的试验，昭示出绘画的时空性可以成为小说结构变革的宝贵资源这一认识应该得到最大可能的探索。近年来高行健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意欲将水墨画作为一个创作的基地与电影创作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他向法国“导演自来水笔电影叙事”思想学习，发明出“文学电影的电影诗”这一理念，提出电影的文学性最

终是要表达诗的意境，已经在当红电影《影》的创作和表演中得到了证明。“把演员收在水墨画里”^①的艺术洞见，已经携起手来将表演、声音、文学所能够传达的诗意交织辉映在电影美学的纵深探索之处。高行健曾经的设想“回到绘画，从空洞的言说中解脱出来，把观念还给语言，从不可言说处作画，从说完了的地方开始画”那么一言击中绘画的终极功能——非语言性的全面叙事。高行健的获奖不仅为中国传统绘画如何走向国际艺术市场提供了一个先行者的范例，而且他留下的中国传统绘画可以参与到国际大型艺术叙事变革对话的进程，这一页的“留白”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建设任务！奥尔罕·帕慕克罕见地掌握了跨越东西方的波斯、伊斯兰传统的细密画的知识与技法，以及在西方文化东渐的土耳其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深入地了解到欧洲透视画法，少有的将对这两种世界上宗教与文明源远流长的画派的对比和思索参与到文学叙事，直接以细密画的方式谋篇布局，向世界文学画廊奉献出一幅以文化冲突与美学杂糅为主题的细密画传奇历史小说。帕慕克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谦逊地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讲故事的叙事者拥有着十分宝贵的叙事资源，可以连通起历史的传奇再现与时代的“精神之眼”，而且能够在叙事策略的层面上达成比较良好的叙述效果，收获跨越国家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人性共鸣。我们认为，身为土耳其人的帕慕克迅速地意识到土耳其细密画传统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学叙事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他选用的是东西方绘画传统的冲突与融合的视角，反映出绘画的影响可以帮助摆脱在地理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向世界读者揭示了世界本来是一个连结的整体的事实。与此同时，帕慕克也思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遗留下来的绘画艺术，如果能够重见天日，恢复他的辉煌的历史，无疑是对时代的正能量的贡献，具有着十分积极的历史的时代意义。在这一认识的高度，作家只身进入到细密画十分迷人的创作秘密之中，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我的名字叫红》的绘画传奇小说。“呼愁”“失明”“记忆”“振兴”这些关键词已不再足够表现小说的主题魅力，回向古老的印度细密画传统的古

① 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艺术世界，他们还是画家、雕塑家和摄影师。

<http://cul.qq.com/a/20161014/020361.htm>.

典及其在伊斯兰文明冲突与演化过程的归化，这种围绕着宫廷细密画创作的解密与侦破，艳情与凶杀，赋予了小说带有奇幻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的独特魅力。在诺奖历史上，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都抵挡不住古老细密画传统叙事的精微与神韵，足可以说明如果作家掌握了将一种古老的绘画形式运用到现代派小说的结构和叙事中去，就可以取得多么丰富的叙事效果，同时在文学的创造性中复兴一种在历史深处被遗忘的绘画样式。帕慕克对自身创作题材的选取，不远离古典绘画的写作立场，深入文化冲突的历史根源的勇气，这一切都提供给我们文学与绘画（尤其是古典主义绘画）天然的亲缘关系，以及绘画在审美的、叙事的功能以外，应该受到重视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帕慕克在小说叙事里展示细密画绘画风格与小说写作风格的关系的同时，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混合叙事角度阐述了奥斯曼细密画和法兰克细密画之间的绘画理论的冲突，作家将这种冲突设置到故事情节的突转，以情节发展的扣人心弦讲述两种绘画谁更能流传千古的较量实际上不仅仅是绘画理论的冲突，更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帕慕克从这种冲突的高潮到安度的过程发明出绘画主题小说的视角转换，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与上帝存在的视角的世界之间的过渡叙述中，创造出所谓“过去的世界”，阐述这个世界与一种在当代土耳其社会被忽视已久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安拉俯瞰我们的位置”。小说独特的视角是来自对细密画的变革能否承担起融合东西方绘画并创造出一种全新艺术形式的重任的探索，通过创作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传统细密画坚守宗教信仰放弃自由创作的宗教规范在传统中提供的绘画的依据与描绘记忆中的世界的风尚之间的冲突，作家的绘画态度显然是倾向于记忆中的世界，也就是安拉的世界，而非人眼在现实中所见到的世界。作家相信，只有这样，伊斯兰教的细密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的禁锢而永恒不变。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对传统细密画的冲击，在对伊斯兰世界的古典绘画非常钟情的作家眼里，虽然是细密画的画法促成他构思出《我的名字叫红》，可是外来的直线透视法的技法和理念变化着细密画的平面叠加和无聚焦的特点，为古老的伊斯兰文明如何实现文明的突围，在其他强势绘画风格的兴起背景下复兴细密画传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照体系。假如作家在凶杀案的揭幕之后，在两种绘画的

冲突过后的对话中探讨接受了细密画美学宗旨的全新的透视法新画风的研究及其对小说设计的影响，作家可能会更容易摆脱古老的传统对自己思维的禁锢，更敏捷的反映出来新艺术形式对创作的影响。经过借鉴和改造的透视法更会获得层次分明的构图效果，小说对东西方文明对话与相遇的期待也会得到明确的声明。这些是帕慕克小说的未竟之处，可是话说回来，推进文明的对话到彼此的接受并不是作家的本意。作家的初衷是要特别的宝贵细密画的传统美学，甚至是勾连起“顺从”与“和平”的伊斯兰文明对印度文明的自觉继承，如何在本土的伊斯兰美术的改造形式上放弃成为新颖独特的新文化模式与美术风格的机会，最大程度的走出一条不同于印度传统的细密画绘画能迅速地与西方绘画融合在一起的道路，那就是在冲突中深化借鉴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和空气画法，使得画面呈现出强烈的空间纵深感和形象性，伊斯兰细密画第一次具有了写实主义倾向的叙事性的描绘与典雅色彩的铺张的统一。具有了记叙功能的细密画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绘画叙事节奏与情节，实现了绘画理论小说的叙述功能与传奇效果的神奇统一。曾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的《浮世画家》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早期的一部名作。之所以得以进入到诺奖评委们的视野，主要是因为作家找到了始终带有一种探索日本国民性问题的影子的思维模式勾画出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人与事的叙事的“冲动”与“基调”。在《浮世画家》之外，石黑一雄还作有《远山淡影》和《浮世绘大师》等以浮世绘画家为传主的小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石黑一雄把对日本民族的浮世绘艺术的发掘与创作部分归功于小说家对面临的媒介和影像的激增的反应，小说如何适应包括电视、电影和电脑游戏在内的新媒介，以写小说为日常工作的小说家如何觉得自己从事的不是一项行将消逝的艺术，或者说是一项受到冷落的艺术，处在电影和视觉影像的世界中如何保持纯文学的表达深层思想的优势与图像艺术气氛的自由转换，石黑一雄告诉我们，他很高兴自己的写作环境是在一个电影、广告和其他影像盛行的世界中创作小说，因为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探讨人类意识和内心世界的便捷方式——浮世绘记忆叙述小说，这种小说的绘画性足可以瞬间与电影美学技巧的精湛表现相提并论，甚至在高雅艺术的层次上还会反超新媒介艺术的先声夺人。提出来浮世绘绘画如何帮助小说家应对没有生态伦理的影像泛滥，

石黑一雄用了“念旧”这一个词语表达自己的特别的记忆形式，他认识到“念旧”的本能会对相当一部分群体造成刺激和伤害，可是无论是文化上的念旧还是美学上的念旧，他都是一样很人性化的温暖的东西，能够以感情的笔调和流动的叙述给予周围的人群以惊人的启示，在人与人携起手来的和谐氛围中，填补记忆的空白与逐渐过渡到未来的展望。浮世绘艺术在小说艺术的运用中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形式，更主要的是他营造出来一种念旧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流淌着的真挚的感情，这种自然的和谐赋予了浮世绘小说异常清丽明快的阅读感，与严肃地探讨战争与家园重建之间并无冲突。石黑一雄的获奖不仅仅是复兴了一种经典的民族艺术，更是昭示着某种本能的人性与根源性的艺术在不经意、不刻意的小小说形成中瞬间达成的有人性的美术。

在荣获诺奖而与绘画有直接联系的文学家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看重绘画的治疗功能的诗人和小说家们，他们是赫尔曼·黑塞、奈保尔、丘吉尔。德国作家黑塞在绘画小说的音乐性方面继承了泰戈尔的“音韵”，但他比泰戈尔走得更远，他在小说的构图视角中发现“望”的意识，他将这种意识定义为绘画的游戏态度，也就是“跳”出“烦”的状态。以诗化的生活态度和美学眼光看周围的一切，“神的信息处处展现”，随时都能碰到“必须要画下来的画面”[2]，而这些画面在作家从追踪转向游戏的眼光里，不是自然主义的真实，而是诗意的真实。这些画面色调的音乐性、色调的变幻和明暗层次的顺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在音调与画的亲密关系里，诗意的心灵与生活的美感紧紧地交织在一起。黑塞把这种跳出日常生活的去“烦”的诗意绘画之眼称之为“遛出去”的态度。黑塞告诉他的读者，他的绘画作品和文学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勾连。在“相互背离”与“似曾相识”之间，是黑塞绘画艺术赋予小说叙述的独特的艺术张力——“言外不尽之意”的“所在”在“旁观者”的视角。黑塞的灵光和机缘来源于他相信自己能在绘画里找到一条“为了能够在最艰苦的年代生存下去的出路”[2]的信心。绘画为他提供的是在文字之外表达和舒解内心情绪的空间和通道，他将绘画的色彩视为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特殊语言。经历了从自然主义的拘谨画法向表现性的浪漫画风的转变，黑塞越来越青睐于通过画笔和文笔呈现出一种童话的幻境。在完成了“开启灵魂之旅”

的与自己的明艳清晰的水彩画并置布局的《荒原狼》之后，黑塞开始掌握到写作者像现代主义画家那样思考的写作方式，在画与画之间的回响之中，他触摸到一种犹如法国作家奥利维耶·罗兰用形象说来比喻的两种不同的小说形态。黑塞把小说《荒原狼》的写作比喻成德国的《尤利西斯》，他的理由是他在这部小说中对意识流手法的娴熟运用，脱离了意识流传统叙述手法的特点，而是彰显表现主义画风的影响下风景画如何对主人公确立自我、感知世界、塑造生命施加影响。黑塞的重视风景画对心灵塑造的小说，很有“自然主义”文学的味道，在深层的哲学逻辑，是作家认知到了绘画之于小说能够具有的功能在变革小说叙述之外，还有治疗的功能。黑塞发现了风景画的风光对人物心灵的影响，有一种“跳”出“烦”的哲学意味，作家不仅在艺术世界对风景画情有独钟，他身体力行在阿尔卑斯山脉南麓的提契诺为自己找到了深深爱恋着的自然和宁静，创作出了融合诗歌、散文和绘画的《提契诺之歌》，完结了自己在《温泉疗养客》中通过个体的体验恢复绘画的感觉的治疗心愿，形成了“温泉美术”的哲学体系和作品创作。波德莱尔在谈到德拉克洛瓦时曾认为他“有着熟悉的画家的完美，敏锐的作家的严格，热情的音乐家的雄辩”，以此来说明“各门艺术如果不是渴望着彼此代替的话，至少也是渴望着彼此借用新的力量”[3]。黑塞在风景画和文学两个领域的探索和追寻，让我们感知到隐逸自然可以避免心灵被遮蔽，置身于远古的自然，自我的本心从日常中跳出，达到澄明的境界，是神对劳作停止、止息快乐的应许。作家提炼出凝望风景的方式就是生命哲学，这时候的色彩就是“欢畅、相互转换及增强”[2]的时刻，自然带给我们的信念和自由，反映在画家小说世界的童话般的理想意境。黑塞唤起了人们对风景绘画的笔触能够安抚人类的心灵，能够释放画家烦闷的内心世界的古老的治疗功能的记忆。读者们迅速认可和接受了这种跳出现实的苦闷的绘画小说。发现绘画治疗心灵和跳出生活的小说功能是黑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功秘诀。绘画具有治疗功能“入”小说创作的大师还有被认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曾凭《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回忆录的文类和政治家的视角使得作家丘吉尔在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切换和交融中的叙述那么的出类拔萃。而与画画的结缘，抚平了作家经历政坛失

意的内心创伤，更是促使他开始用画家的视角重新认知政治，重新认知人性。当他被从海军大臣的职位上撤了下来，他说他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整天都是那么忧伤。他离开政坛与母亲住到萨里乡间的庄园，是绘画救了他的命。政治的失意加上亲人的离世，丘吉尔唯有通过作画抚平心理上的创伤。他那时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下午出去画美丽的河流，背景是深红和金黄色的小山。我一直想念着你和孩子们，玛丽去世的阴影始终没有在我心中抹去” [4]。是他对作画的热爱燃起了生命、希望与爱的火花，渐渐淡忘了自己在政坛上的失意。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失败，丘吉尔彻底离开了他的职位。在发现自己绘画才能，意图沉浸到绘画创作和回忆录非虚构类文学创作的尔后 10 年，丘吉尔常常跑到法国南部露波河——阿尔卑斯山麓度过他的荒凉岁月，画出他的欢乐时光。经过了 38 年的政治消失，丘吉尔突然得到英国首相的职位，这段绘画疗伤的心路历程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从政态度和施政纲领，也使得丘吉尔因为多了作家和画家的切身感悟，更多地能从人性的角度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更具有对话的包容与合作的精神。当然这些不是诺奖评委罕见的把奖项颁发给一个距离政治如此接近的人物，丘吉尔上任后因为心脏病被送到法国南部去治疗时他用记叙地中海度假区那富有魔力的景色的画笔支撑起生命的希望，以及他感悟到绘画可以是一种生命美学的态度，改变了自己通过回忆的视角反思战争的叙事方式。绘画在安度心灵，抚平失意之外，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视角为人性反思的视角，这应该是当年诺奖评委会毫不犹豫钟情于政治家写作回忆录文学的原因。丘吉尔的回忆录文学抵达人心的深刻程度，他以绘画的描绘能力在历史与传记之间的人性的刻画深度，与 2015 年获奖的白俄罗斯女记者以新闻视角的叙述和结合复调式书写的记录方式都在文学的真实性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若要论到对人性的刻画程度和对时代、战争和人性的宏大叙事的驾驭，绘画对非虚构类文学的文学性的深化贡献绝对的不容小觑。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笔下的绘画者们也将绘画行为视为一种自我治愈的途径。与黑塞的小说十分相似的是奈保尔的创作中的绘画也起到了一定的文学功能。奈保尔的名作《抵达之迷》根据基里科的同名画作编写而成一个古典故事，作者围绕画作的几易其稿，将该画作融入到小说叙述，色彩传递的是书中人的心理状态和生命机能，对绘画的思

索和探讨展现的是绘画的治愈心灵的灵性。小说中设置的绘画意象，勾连起从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的跨文化视角思念西方绘画主题的感情，叙述者完稿的作品与西方绘画主题的契合，以及他着力在小说中表现的绘画意味及现代性，背后深埋的绘画艺术的思维方式对各种复杂矛盾灵魂的刺激和安抚，这一切都昭示出绘画意象会成为“有意味的力的样式”，通过创作过程中的情感化的观照，以及艺术家心里产生的情感的激越，越过语言实验绕着现代主义而行，并吸纳绘画治疗的涵义。奈保尔因其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和对绘画在人类精神主义层面的向导，获得了瑞典学院形象地形容他是一个“文学的环球航行者”（a literary circumnavigator）的褒奖。他的小说融合了众多绘画元素，展现出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更主要的是他在伍尔夫“有意味的形式”的绘画意识流小说创作方向上进了一步，在绘画的心灵力量与旅行疗伤的更具有现代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开放性上进了一步。宁静与力量都能彰显出绘画的治愈心灵的功能，都能呼唤着人类精神家园的珍贵。绘画在小说叙述术的意象、主题、情节、视角等叙述要素的独特作用日益得到评委们的公认，而绘画在小说组织的记忆、语言、文类、效果等维度的重要地位，会不会是下一届“将会产生两个奖项”的考量标准之一？我们认为，这是文学在叙述（虚构类/非虚构类）作品与故事讲述的二选一的优先选项之外，绝对值得考虑的关于小说本身的叙事革命的何去何从。

2 意味·意识·记忆：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绘画资源

不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受到肯定的作家一定会拥有着世界上最一流、最值得我们深挖的绘画资源，因为诺奖评委会认识绘画与文学的联系，考虑此种联系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解答诺奖理想主义色彩的命题，目前看来还不是一个瞬间的“人性的变化”的文学事件，更像是有关一个文学的门类怎么样向音乐、绘画开放的过程。有时候文学学院的反应只要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不仅是难以迅速“捕捉”到世界上文学气候的重大变化，而且会“错过”去绘画的美学与时尚在文学领域业已兴起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态势改变文学叙事业态的美学革命。历史上，诺奖留下了遗珠之憾，或引起了权威质疑，在与绘画结缘的文

学领域，究其原因，普遍表现为评委们对叙述技巧的偏爱和对绘画资源的保留。不是这些评委们对绘画资源会引发小说叙述的变革不够敏感，似乎更像是上帝倾向于给这些宝贵的绘画理念更多的磨难。有一部分被诺奖拒之门外的作家挺过了被理想主义大门驱逐的命运，也有一部分作家因为心灵的不够强大亦或是对理想主义的过度渴望丧失了性命。我们今天来看，非常公允的一个主要观点应该是，一方面，诺奖并不能完全代表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最高境界，因此迪伦会在拿到普利策文学奖以后夸海口说，是诺贝尔文学奖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诺贝尔文学奖；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绘画资源进入到文学天地的实际成就，没有得到文学院及时的发现与认可，部分原因因为这些绘画资源与诺奖本身标准的非契合，也有部分原因因为一些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超越了时代的绘画精神除了在文学实验层面会引起叙事革命之外，对时代的信仰和国家的信念都会产生瞬间的崩溃。我们认为，与其说是诺奖忽略了这些绘画小说家，不如说是上帝保守着激进的变革，在他还不适宜以自己美术的面貌瞬间改变世界的时候，关闭了接纳他们为理想主义作品的门户。站在这个时代的立场，我们珍惜和肯定这部分绘画资源进入文学领域的过程，作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同路人的后代，我们收获和反思这一绘画资源对人性的影响，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用。我们想仅仅从纯美学与小说创作的角度保护和恢复对这一部分绘画资源的思想遗产的发掘和总结。

在诺奖之外拥有绘画资源亟待我们深挖的作家有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先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良心”苏珊·桑塔格。伍尔夫是一个很多女性读者无论有没有写书的野心和抱负都会喜爱的小说家。她的实验性小说的意识流技巧，她对小说文体的转变从绘画中获取的借鉴，她对传统小说的时间性叙事结构的改造，从绘画艺术中拿来一种特别的印象主义绘画风格的“空间性”艺术，将时间压缩成瞬间或者片段的空间叙事革命，都被很多女性读者当作在生活的美丽与女性的写作之间保持平衡的文学经典。伍尔夫能非常容易地写出富有心灵情韵美感的小说，主要因为她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的大胆探索。在她写作的年代，文学叙事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身为现代主义作家的伍尔

夫敏感地从音乐结构创造出的多层次的叙事形态的尝试中退出，放弃了所谓的复式意识流，一心一意投身到现代主义绘画与小说变革的平行线的交织。现代主义作家们常常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汲取相似的东西来开展文学实验，伍尔夫在小说上探索全新的叙事模式采取的绘画思想和理念，得以站在叙事试验的前列的原因是，她身在其中的英国现代主义文化与艺术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不仅提供给她“有意味的形式”的哲学思想如何应用到小说结构的安排，而且她的姐姐画家文尼莎·贝尔与她共享的拥有相同视觉的作家与画家的完美合作，真正实现了浓郁的视觉艺术氛围如何转化为视觉小说艺术创造的设计意识。伍尔夫对现代主义绘画哲学和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双重重视，成功地完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世界里的一种全新的图式文本，发展了现代主义绘画意识流小说艺术。一方面，伍尔夫接受了弗莱等人在探求“人类精神生活的韵律”方面与自身“内在真实”观的碰撞，将之具体凝结为一个富有美学想像的表述：“在原棉的后面隐藏的某种图式”（that behind the cotton wool is hidden a pattern）。在《往事素描》（*The Sketch of the Past*）的写作中，伍尔夫以“神启”和“顿悟”来表达她对这种素艳之美的向往之情，迅速从“苹果树旁的小路上散步”[5]的心灵世界走出，来到这种罕见的瞬间的美丽的意识流转。伍尔夫自述，作家就要敏锐地捕捉与呈现这些特殊的美丽时刻，在这种藏于棉布随意后的具有“移情”与“疗救”乃至“升华”[5]作用的描画的美形成的与之相应的生命写作观，是伍尔夫的小说在众多的现代主义小说试验中脱颖而出的缘故。伍尔夫本人也是非常努力的一位作家，她一直致力于如何能够像一位画家那样用文字来表现造型感和结构设计。伍尔夫其实是一位美学视野和小说理想都不很开阔的英国淑女作家，可是就是与姐姐、姐夫和姐夫的友人的对话和交往中，她就能创造出对整个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历史都造成极大影响的叙事变革。伍尔夫主动选择自己最亲近的艺术伴侣有并且只有她的姐姐，她多次表白自己爱姐姐胜过这世上任何别人，她的姐姐与她拥有同一双眼睛，也就是视觉艺术的眼睛。伍尔夫相信自己的小说家的机遇就是以语言文字来传达印象主义绘画。她的传达方式早已超过了“多角度透视”“非个人化”“构图”等绘画手法的综合运用，她的艺术价值突出表现在将印象主义绘画的哲学转化为意识流叙述的意味。

她在听闻圈内成员的弗莱在《变形》中提出的“小说中能唤起审美情感的形式关系是大脑状态的韵律变化”（rhythmic changes of states of mind）这样十分接近泰戈尔的“音韵说”之后，拒绝了姐夫在《老朋友》中提起的“作为一门精致的艺术，散文和诗歌的韵律可以赋予小说韵律”[5]的理论，对小说的形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小说的形态出于不同种类的感情构成，从绘画艺术移植过来进入到小说的“图式”勾连，在音乐之外可以通过“空白”与“图式”等绘画艺术重要技巧的充分利用，体现出小说家的结构方式、光影处理等独特的审美意识。“留白”较之“谈话”更能实现“有意味的形式”在小说的流转。伍尔夫在探索如何将画家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在小说里尝试新形式，通过罗杰的“视觉与设计”，试图以光华灿烂的词汇模仿再现文尼莎的绘画之美，实现写作的绘画效果问题的女性间的亲密合作。身为作家，伍尔夫不仅在绘画与小说的相互转化方面取得初步成功，而且她提出的“情感和智性可以自由地协作”[5]和文学作品是双性同体哲学观念的试验，可以被视为绘画哲学进入小说哲学的主题和形式的深化。伍尔夫的富有哲学意味的绘画资源与小说设计没有进入到诺奖的眼光，她架起的与俄罗斯文学交流的现代主义美学实验也一直受到忽视，她的绘画美学探索背后的俄罗斯艺术底蕴和与中国新月社文学家的交往，也没有能够为她拿下诺奖增加筹码。这一切在笔者看来，也许是她的在多个国度的绘画资源之间融合法式意识流叙述的其实是非常精致的绘画淑女小说“外衣的纽扣没符合当时流行的款式”[5]。今天在我们眼里，伍尔夫的绘画意识小说依旧不过时，在“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她的小说美术瞬间带给我们传统的时尚画入小说的美丽境界，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绘画资源之一。

如果说迪伦是音乐家的创作“闯进”诺奖殿堂的话，那么劳伦斯是在“守住墨水瓶”的文字成为书写自我的最重要的方式的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他不是已经找到了表情达意的媒介，另外一种尝试也就是强烈认可作家身份的他“闯进”绘画领域，把他的原创性的绘画体验转变为小说在形式修辞与美学层面的文本探索，只有在他的文本的叙事空间与绘画世界的互动之中，劳伦斯惊世骇俗的“性爱意识”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挥洒。劳伦斯是与英国闺秀作家伍尔夫

处于绘画思想两极的书写性爱的自然主义作家。他崇尚的“纯粹精神”和“自然肉体”的在野外极其出格的裸露的做爱，一下子“扼住了评论家的喉咙”[6]，因为这种坦荡毫无廉耻的表现人体的野性的美和做爱的力量的绘画艺术，不仅冲击着观众对人性的另一面的真实意图掩饰的“理性”，而且挑战着观众对现存的一切文明的保守看法的“道德”，是不是劳伦斯的绘画与小说的勾连在这一点上的携手太激进了而没有能得到文学学院的肯定，我们认为瑞典文学院对“理想主义倾向”的理解和执行，还不至于如劳伦斯所处的时代的英国当局的鲁莽行径一般去扼杀一位超越时代的绘画小说家的天才。可是，为什么文学院对劳伦斯极其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性爱绘画资源没有伸出橄榄枝呢？我们认为一个非常遗憾的原因是劳伦斯关注生殖之美、性爱之美的表现主义绘画及其在小说构造中的运用，与传统的绘画风格大相径庭遭遇英国当局的收缴，他作出了化解误解和仇恨的让步和妥协之外，没有将自己的绘画理论以文字的形式走向世界上的读者，声明自己的绘画理想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虚伪的人性和性爱，在什么样的美学意义上诠释着性爱绝对不是反道德，更不是非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高的生命哲学。在解放人性的思想高地，原始主义艺术观与寻求复古的途径之间非但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的关系。这种“结合”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认识、认知与对话，而应该是男人与女人发展出了自己均衡的自我意识，在充分尊重生命、尊重性爱交往的自由空间里，随心所欲的化在一起，冲击在同一片海洋。如果今生今世错过了这样的性爱的融合，回到理性的生活带给主体意识何种程度上的扭曲与变态，性欲不满足、生活不幸福的压抑与暴怒，对男女艺术家的真正舒展的听从灵魂自由驰骋的艺术生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和损害。是劳伦斯在整个英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次激进地试图纠正理想主义对人性的禁锢，提出在田野上的性情交往，这一将生命意识提到绘画意识的高度的后来成为绘画传统的思想，大多由劳伦斯研究者和评论者分析和总结出来，他自己很少有平和的心境对这么突兀的搜查作出心平气和的解释与声明。用我们今天的意识来回忆他的绘画意识在性爱中的张扬，一次次的搜查如果说是一种磨难与考验的话，如此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绘画史上“臭名昭著”的绘画事件，这股当时瞬间就冲击

和改变了人们思想世界的人体绘画风潮，能强劲地吹多久具有什么样持久的艺术诠释力和美学革命性，劳伦斯很遗憾地没有第一时间作出新闻文学家的反应，从而错失了一次“说服”文学院的足可以撼动人性与性意识、绘画与文学这样每一个读者都会参与到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讨论中来的对话。可能是骄傲的艺术家面对时代的误解和拒绝，关闭上了自己心灵的大门，因为理解如果不在当代，就让未来的读者来解读与评判吧。我们说，这样的“污秽”“色情”油画的创作者的洁身自爱与孤独至死，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艺术家的胆大如果没有得到历史的响应，就会走进自我封闭心灵的真正对艺术探索的挚爱。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足够幸运地能遇见自己的解语花或者“赞助人”，就像桑塔格说的“文学可不是一位机会均等的雇主”，绘画从来也不是一位机会均等的雇主，只有自己勇敢地无论在哪一种时代背景下永葆创新与创造的心灵，不惧怕一次又一次的时代的打击与抗拒，以最乐观的理想主义境界坚信，真正的倡导解放人性与发展个性的艺术永远是除了医药之外最好的疗方。劳伦斯对人与人之间“肉体关系”的揭示，英国著名的劳伦斯文学研究专家凯斯·萨拉写作《世俗的肉身：劳伦斯的绘画世界》努力回答时代对劳伦斯的质疑。他触摸到劳伦斯小说理论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就是精神的神韵落于世俗肉身的艺术。性关系是男女最直接、最生动、最实质的关系。健康幸福的男女关系建立在灵与肉的交往与升华之中。在我们看来，萨拉的确把握到了劳伦斯艺术的精髓，但他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劳伦斯是否受到过哥特式艺术压抑与解放情欲的大胆、豪放特质的影响，以及这种特质生发出来的某种带有生命美学意味的“文艺复兴”的启蒙？也就是说，劳伦斯的世俗肉身的意识究竟是不是也属于宗教与真理的探索，而绝非简单的肉体的美丽的发现与表现。另外一个强有力的为劳伦斯绘画思想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启发学者思量的话题是，劳伦斯从圣经文学中临摹到的“苹果”的主题与记忆，立即运用到他的绘画图示的摆布与发明，是在什么文学思想喷发不再满足于心灵世界的保守，突然把诗意的苹果意识变为了野兽派的审美创作，这一绘画意识的突转，很像毕加索回应西班牙内战战争记忆创伤的绘画习作，更像塞尚在接近疯狂的意识边缘的自我讥讽的浓墨重彩。国外研究劳伦斯诗歌表现形式与印象派绘画艺术相关联的学者安妮·弗

尼侯格写作的《劳伦斯：审美与意识形态》，专门探索了劳伦斯与塞尚在“苹果”意识与绘画运用之间的关系。安妮搜集到劳伦斯曾经撰文论到塞尚的“苹果画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性爱意识的发挥。我们也在在此进一步提问：劳伦斯的苹果意识的裂变与突转，在他的个人心灵史之外，有没有在真理探索层面的意识的自我探索？如果有的话，劳伦斯非但不是一位色情作家和色情画家，他可以称得上一位在灵与肉的搏击关系中走得最远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色情画小说的美学思想资源，我们把他在哲学层面加以高度凝练和总结，一定会收获与邓恩的“色情诗”相得益彰、互为情趣的诗歌与绘画的联姻。在这方面，迪伦与他走得很近，在另外一种野性里，实验着并诠释着这股莫名冲动的人类走在路上的生命的追求，这份激荡若要为他下个定义，我们把他称之为本能的直觉。闭上理论眼睛，用本能和直觉去画和创作！这一信念晚些传播到文学院，若是有缘人瞬间扼住他的喉咙，激荡起脑海里进一步的绘画意识探索，一定能延续和续写劳伦斯的性爱文学在西方文学殿堂里的大胆和直率，呈现人的身体的深邃的本能和纯之又纯的直觉。

还有一位经历了竭尽全力的努力还是与诺奖无缘的作家，她的名字叫桑塔格。之所以我们总结出她的宝贵的绘画资源，不是在她的绘画评论中发现了什么时代的突破或者是思想的变革，小说家桑塔格把她的绘画的见解运用到《火山情人：一个传奇》这部新历史主义传奇小说，也不在我们重点推荐和发掘的理由清单。究其原因，最主要原因是这位文学家是一个特别具有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理想的民间文学大师，她非常擅长及时指出和摆渡被时代冷遇、被周围人误解的不同凡响的作家，尤其是受到历史戕害的流亡作家。在她以自己在美国的文学地位的优势，挽救和推荐这部意大利画家传记小说《阿尔泰米西娅》，为她写作了极其出色的研究性的“推荐信”。在不经意间，她表白了自己的美学态度，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必须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绘画记忆叙述，她的核心魅力在于故事的重写赋予了作者被主人公“纠缠”的处境，因与画传女主角的“对话”，写作演变成了作者与主人公的爱情的共舞。这种作者通过重写寻回自己的绘画记忆，仿佛自己变成了阿尔泰米西娅，复活了她的忧伤与艺术的墓灵文学，这种作者与死去的主角突然合一的叙述的意识的深刻程度，

及其在绘画艺术史上差一点被战争埋没手稿的艺术价值的修复与再生，都神奇地提供给我们一种类似神话复活的绘画传记小说。这一用桑塔格的话来说与列昂尼德·茨普金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巴登夏日》有着家族的相似性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所能作出的最扣人心弦的探索，也是对既发生在过去又发生在现在的双重叙述的进行的时空体的探索。桑塔格摆渡这部意大利绘画传主小说，最主要是借此展开对绘画记忆的失而复得与小说的重写之间的情感幅度和道德权威的真理探索。小说家对主角情感的变化，从抗拒自己的失去手稿的命运到作者的感觉深化到近乎爱恋主角，桑塔格归纳这种作者与主角的关系是一种“尚待充分描绘的爱关系”[7]，我们认为这样的限定是合理的，桑塔格进一步告诉我们作者与主角的关系是前者需要后者的注意和共谋。我们认为桑塔格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作者从对主角的道德感情变化为艺术感情，因为神奇般的主角心灵复活，流转到作者的看明白了主角的“现身说法”。这一道不清说不明的作者与主角的激情关系，是超越生死的主角的心愿谋求作者表现的不再是小说家是主要角色的奴仆或者誊写员的被拣选中的死魂灵的恋人作者。这时候什么所谓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作者的声音、全知的视角、甚至是变调或伪装的第一人称，都早已涵盖这种“神经兮兮”的主角在近旁的“女人之间的谈话”的“债权债务关系”[7]。作者是什么缘故摊上了被主角选定为“债权人”，这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文学谜题。很多情况下，虔诚的作者没有得到主角的心灵的回应，或者是没有“看到”作者隐藏的写作秘密，就会调转航向去聆听另外一个魂灵的心灵故事。阿尔泰米西娅的作者起初也是一看而已的态度，可是没想到手稿的遗失反而成为了她下定决心非得认识和理解主角的强大意志。“不哭”，开篇的话就奠定了小说坚强无比的叙述基调。作者说小说的核心是主角在叙述中恢复记忆，其实也是作者恢复自己的记忆。主角在故事中漫游，作者用“历史的”小说来描述主角在作者的意识中被具体地量度的这一段探索，作者说她的主人公的故事的节奏和幽灵般的出现，占据了她的大脑和心灵，劫持了她的意识，直到她帮助主角完成了故事的诉说，她才能够摆脱她的主角。我们想要强调一下，这种小说的类型与私小说的意识强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真的不是作者想要在某个艺术职业中坚韧不拔最后成功，是作者听到的一种命运挟裹心灵的骚动不安的声音，这声

音发自主角，在一定程度上，主角经历过的羞辱、丑闻与投敌的解放，她的性格的独特和命运的痛楚，竟然由这位没有刻意寻找她的人物的作者真正理解并以同情的天赋与自己的主角交织起一种声援行为的写作。这种声援行为只存在于女人与女人之间，更确切地说只存在于杰出的女艺术家与杰出的女艺术家之间。这种声援完全不是一种亲缘关系的纽带，而是献身于写作的先知式的文学家之间的一种道义上的联盟。这不是一个要沉默寡言的誓约，而是一场活跃的和分享的共同合作的自己为自己安排的任务。这个任务必须承担重负和坚强自己，必须与“意气相投”的作者携起手来，最终摆脱主角的占据，达成最出色和最独立的女性们的喜剧性的必胜主义。而参与到主角的隐秘、重要的命运，分担她们的感情、她们的计划、她们的真理，所有这些禁止有权者的窥视，是一项特别古老和典雅的神圣计划。桑塔格启用了这一绘画记忆的手法写作这部独特的小说，没有得到文学学院的认可。我们认为，桑塔格本身是一个难得的在哲学、艺术与文学之间多元做出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没有获奖很大程度上说明文学院对哲学领域与文学创作的紧密结合的重视不够。这部“古墓传奇”绘画记忆小说的落选，似乎在说明诺奖评委会的倾向已经越来越走向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古典主义的重新摆渡，似乎在这次现代性侵的丑闻的“停摆”下，真的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她什么时候得到“祛魅”，再一次走向诺奖评委会和公众们的认知世界。诺奖从来不颁发给不在世的作家，整个诺奖历史上只有一次例外。也许哪一天文学院会发现或者是在别的作家的写作中承认这种绘画资源的独特的叙述魅力，虽然没有任何作家会欢迎这种失稿重写的命运。其实，绘画与记忆的深刻联系，绘画与心灵见证可以企及的深度，这些深化的叙述声音在石黑一雄的绘画小说《浮世绘画家》里已有所触碰和借鉴，只是石黑一雄的探索深度远不如桑塔格已经到达了女性意识的如此放肆的身份认同。我们很想饶舌一句，是诺贝尔文学奖欠桑塔格一个承认而不是桑塔格欠诺贝尔文学奖的美术资源一份鸣谢。

3 法典·故事·神话：绘画的思维再获诺贝尔文学奖预测

研究和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对预测“停摆”以后的诺奖的归属究竟有

无参考意义？笔者的见解主要有几点考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过恢复公信力 and 修改章程以后的瑞典文学院和国王对文学“理想主义倾向”是否第一次以法典的文字形式明确规定并作出解释，这样评委们在投票决定诺奖花落谁家的时候很容易提出最符合这一规定的作品。这也是诺奖历史上造成了多次争议和停摆在战争以外最主要的欠缺。规定和解释理想主义倾向的法典会不会禁锢作家的天才，这一顾虑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成为阻挡诺奖历史的理想主义变革和回归的主要因素。因为真正维护诺贝尔遗嘱和契合文学奖理想主义精神的一部法典，他不仅仅是一部与“文学雇主”和“赞助人”的理想心灵作出一次全面对话以后的理解的超越，而且他应该承担着明确规定国王和赞助人介入的瑞典文学院对值得获奖的文学经典（文学时尚应被定义为文学经典的时代演绎形式，这样的规定可以避免时尚文学对文学历史的割裂）的标准的制定，同时还应该承担着勇敢引导文学的未来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最可彰显理想主义的引渡作用和前瞻规划。这里面涉及一个对文学院职能的最大的疑惑，那就是，似乎越是理想主义的东西，无论是在文学中的创作，还是在艺术中的再现，表现的都是一种不是很确定的、朦胧美的精神境界，而且似乎是与现实离得越远的作品就是理想主义倾向显著的创作；而若是对理想主义的标准作出了明文详细的规定与解说，势必就毁坏了文学的神秘性，以及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文学实验。文学院的经年沉默也有对如果作出明确的规定会伤害文学的多元性与实验性的顾忌。直到这一天一个法国男人的性侵“丑闻”以劳伦斯式的蔑视理性、直言人性的“事件”，不是彻底打开了文学院保守的大门，而是火爆敲击了瑞典人回避的心灵。原来瑞典皇家文学院不对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继承和发展文学赞助人诺贝尔先生的遗愿和精神作出自己的法典，完全听凭世界上各路作家对理想主义的理解和写作，从文学的自由主义倾向上看，这一点也没有伤害到自由竞争的理想。从能否真正将世界主义作家的古典理想通过写作甄别和拣选出来，“放任自流”的收获上帝的惊喜还是也有一面文学经典的“旗帜”和“纲领”引导世界文学公民？如果仿照古例，颁布一部事关诺奖拣选标准的法典文书，一定能极大程度上“提振”低靡和放纵的文学院名流们，在重振皇家文学院的正统文学血脉与开放走向世界文学公民的双重道路上，作出对桑塔

格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词中提出的“文学的职责与道德”最经典的回答。我们猜测，这应该是所有的文学回向古典、融合艺术、走向未来的最大程度上的携手合作，是世界上最古典的、最微妙的、最富有想像力的、最具有真善美心灵的各类文学业态向文学的最高法典献上的一次巡礼，是文学这种最古老的心灵交流的方式之一的艺术，不再急于从文字表达中跳脱出去，无文学的进入视觉艺术、身体语言的时空，而是恢复对最古老的心灵爱恋的热情，以文学的写作为主体，以文学的意图为导向，邀请舞蹈的艺术、音乐的艺术、绘画的艺术、园林的艺术、建筑的艺术、戏剧的艺术，展开国际合作的艺术写作的主题和表演的升级。升级的设计与规划、重点展现的经典故事、艺术写作的实现与完成，这是一个大型的世界上的写作理念的对话，是一场大型的寻找自身传统与引导时代变革的交流，也是一个叩问文学的终极意义的艺术性与社会性的研究旅途。能将研究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的作家应该走进诺奖评委们的文学视野，能在研究性、文学性、艺术性被现实割裂的写作中探索出一条结合学理、创作与艺术的文本美学，我们认为是在今天的时代下作出的理想主义倾向的写作。我们相信，真正古典的文学，在他的自身肯定存在有变革的内驱力与想像力，这种“马儿高高跃起”的文学创作他也不是脱离了“接地气”的现实生活的。在这种结合“一跃而起”的文字的传统与回归传统的“古老灵泉”，在变革破敝与古典守正之间，是我们发现的眼光、保留的态度、引导的法典。此次性侵是诺奖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富有人性讨论空间的一次丑闻与争议，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瑞典文学院自身的不作为与瑞典国王在这一评奖事件上的逍遥避世，造成了很大一部分成员以及诺奖产业链成员因为利益的纠葛与流程的失望而对本来严肃的评奖行为视同儿戏。也就是这一个法国男人连高贵的公主都敢伸手性骚的大胆事件，性骚本身还只能被视为是色情文学的滥觞伤害到文学院的清流正统，可是阿尔诺竟然将婚外情的屡发性骚与泄露获奖信息联系在一起，这已经可以管窥出文学院的运作已经败坏到了何种田地。一个潮流的法国先锋主义的色情，就能完全动摇和击溃古老文学院的高贵的保守。人性的时尚与色情的嚣张对文学经典的传统价值不尊重到了什么境界，是必须到对此事件作出划清界限。事件当事人说明的问题是文学院自身的不作为与操作的不透明。必须作出法典规

定，这是在猜测和预测获奖可能的前提下首先的倡议。只有从自身的清晰的标准界定出发，才有可能在执行层面的章程与法规方面，拣选得既具有权威性，又回应时代的实验精神。一直有对学院的指责，说学院对于获奖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而缺乏说服力。学院可以考虑立即作出的关键选择有，是作家创作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进入这种诺奖评选的国际文学赛场；还是诺奖主办方颁布法典，作家在对话的语境中就理想主义的文学表征作出回答？在鼓励原创性上，无疑是前者更佳；在复兴经典性上，后者的方向更明确。在文学院迅速作出法典规定之前，我们在“中间地带”的文学领地，作出我们自己的预测。

2018 年的 5 月 4 日瑞典学院宣布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替代方案为“计划于 2019 年颁发”。临时成立的瑞典“新学院”设立的新奖项是现在的“临时优先选项”。网络投票的形式迅速发现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法属瓜德罗普的女作家玛丽斯·孔戴在内的三名候选者，为的是学院找寻到了讲述了全世界人类的故事的作家。孔戴的小说书写了殖民者是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以及殖民地的人们如何在其中搜寻过往。她的地图文学的意识与故事的记忆搜寻，探讨的是加勒比海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如今的演变与颠覆，揭露的是凌驾在种族、性别与文化问题之上的复杂民族问题。在看到孔戴获得“新学院”文学奖之前，我们已经在推测一个近来诺奖“停摆”也好，“停发”也罢，越来越促发文学院最初典章的揣测。小说的发展在现当代的叙述变革的激荡下，已经从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意识流叙述的技巧出现向以欧洲为背景的旅行文学叙述的主线过渡，这一叙述过程的发展我们解读为小说这种类型的文学出现了从现代派的意识流向古典派的旅行传统摆渡的倾向。走进这一小说文学日益回向古典主义主题与技巧的发展进程，绘画在其中扮演的不容忽略的角色主要是从结构的形式主义原则向主题的传奇故事兴趣的变化。其实，绘画在小说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有绘画自身为小说语言和小说理念提供的多元的绘画资源。近来，这些绘画资源也日益出现了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绘画向古典主义的传奇绘画性“溯流”的书画同源的艺术再造流转。叙事与故事的区别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学者们非常热衷研究的一个叙述层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这一问题的区别不再定位于叙述的问题，而将之归于文学的范式。叙事的文学主

要是意识流文学在叙事要素与话语模式的观念变革进程中发生的进一步的叙述化，以及小说的独特的叙事的情态与非文字的媒介叙事的叙述资源的融合和升级。故事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比较不看重叙述的结构和技巧层面的发展和变化，讲述的焦点是一个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如何在遭遇到太多的叙述的意识流、扮演成故事面貌的“伪故事”的伤害和阻挡之下，修复好自身的故事性，讲好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故事。故事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应该不存在如此激烈的冲突，更不应该出现叙事的文学对故事的文学的绝对的回击。之所以故事的文学会被现成的叙事的文学以“与时代精神不合”为理由而牺牲在时代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我们认为，这是对故事的文学的不善意的曲解。每一个故事它都首先是历史的，每一个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应该懂得，历史的也就是时代的。我们得蒙理想主义文学的感召，不愿意分析古典的故事究竟与现成的叙事有什么样的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文学的理想主义领地，我们想呼吁文学院把故事的文学与文学的古典放在同一层面加以考虑，而绘画与文学最大的不同是，绘画既有属于绘画本身的故事，可以进入到文学的主题与结构，这时候文学脱胎于绘画的小说性的美学也会具有优异的古典意味，无论是小说的语言还是叙述；同时绘画资源与非文字媒介的叙事的内在联系比文学更直接，绘画的故事可以在故事的讲述、演习的背景等多个渠道上指明国际合作的方向，那就是不全是桑塔格的“世界诗人”的情人布罗茨基说的“审美高于一切”，我们看到了绘画作为一种美术资源和理念在升级文本艺术与表演艺术上能够发挥的独特的作用。绘画的故事经过绘画叙事理论的逻辑上的提升，经过对自身传统记忆的充分挖掘，经过与世界上一切先锋的美术理念的“对话”，能够迅速连接自己的绘画故事的世界体系，体会到自己绘画故事与故事的可能世界里其它的故事之间的联系。我们把绘画的故事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绘画的传统。在这一类型的故事当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诺奖文学对传统的极其尊重，即便是迪伦这样看上去非常激进的民谣乐手，在他的诗歌创作成功的典籍上都应该浓墨重彩记载着他在启迪民智的先进与挽救传统的良心之间作出的贡献。要不要改变和发展绘画的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时代的话题，而是一个绘画传统

自身规律的问题。就像是在音乐领域，可能存在不同时代的音乐题材，但是声音的美丽与意味，表演的情韵与性灵，这往往不是一个回应时代要求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发现音乐的美与意义的问题。改变绘画的传统去回应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还是时代的文学向绘画的古典回向与摆渡，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诺奖的评选中观察到的价值观的纠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作出最正面的最迅速的预测。绘画的故事自身不需要作出时代的回应，如果他们与文学的故事联姻，或者与艺术的表演联系，通常还是绘画为其它的艺术业态提供美术的资源，其它的艺术门类展现绘画的故事在世界美学体系上的不同阶段的理念。

第二，故事的演绎。我们知道，任何故事都有他自身的原型或版本，有故事中的主人公及其命运的情节。绘画的故事，虽然没有歌唱的故事、舞蹈的故事所具有的明显的原型性，可这也是绘画的故事的独特的发展空间，因为非原型的故事一定在事件性上具有自己强大的文学性。那么，我们可以如此归纳，绘画的故事是与戏剧的故事距离得最近的属于表演体系的艺术门类，该类型的故事可以在演绎传奇、再现神话，甚至在探索时空等众多最富有世界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创造上显示出他独一无二的优势，建设出来“世界绘画体系”。

第三，故事的遇见。我们知道，俄罗斯文论家是非常讲究世界的大型对话的，他们的对话是在看重思想性的层面上，当他们提到审美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时，通常他们指的是在对话与交往中的美学，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和文学上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提出的预测因为我们看到了绘画作品的对话性。理论的哲学导向与绘画的美学导向，在文学作品的创见上发挥的作用的不同，一直被不同的艺术评论者争议。我们在预测诺奖的走向这一问题上，提出来，文学性与绘画性相结合基础上的故事在世界文学中所占据的大型对话性。诺奖的评议一直有在各大洲际文学之间轮流坐庄的印象，而且评选出来的文学倾向于西方文学而不是东方文学，也大多是因为文学传统的影响力。绘画的故事一旦走到国际文学舞台上讲述他自身的逻辑与灵感，马上会有敏感的文学家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树立起文学向国度神话和传奇寻找故事的冲动。没有什么遇见与改变，比东方与西方的遇见在绘画故事中的突转更具有说服力。如果绘画的故事在自身绘画传统与生发出不同的舞台艺术资源之间发现自己的成功钥匙，那简直是诺奖历

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收获！

当诺奖的评委们在恢复音乐与文学的联系中发现了迪伦，在恢复绘画与文学的联系中发现了帕慕克等作家，我们在猜测是不是下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将要颁发给恢复舞蹈与文学的联系作家时，我们在已经颁发奖项的作家的创作里发现了从故事向神话转型的倾向。在绘画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现实的世界与神话的世界的对位关系，简单说好比是音乐的对位性与复调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奏效，他提出的是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还没有绝然断裂，在对话的可能世界依旧还是与写作携手一道。从画家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绘画作品也不全是与浪漫情怀绝缘的，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主题的现实。理想主义的绘画也不全是逃离了生存法则的，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现实的努力。在神话世界的绘画中，绘画的时间、故事的情节、绘画的音乐性都是反现实的，因为神话故事反映的是绝对的超越现实的东西，是与这个世界的存在并不处于同一时空的东西。因此，神话的思维不仅是反理性的，而且还是反现实的。只有在神话的思维里的文学思维，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这一观念看起来很激进。但是也只有完全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哲学才是真正具有悲悯主义的浪漫主义。我们提出来商榷绘画的神话思维的重要意义，不是从神话与现实的本来对立的本来关系进入，而是从绘画在神的典籍显示中本身具有的特殊的信使的功能。在神的恩典里，绘制绘画的作品，讲述神的神迹与宫廷的传奇，都是特别受到上帝的祝福的事工。能承担起这份工作的神的眼睛，他应当闭上眼睛，甚至关闭心灵，听从自己的绘画本能，遇见神话的显示旨意，在保守自己的神的恩典的同时“泄露”出神话世界的入门的钥匙。这种类型的画家是受到上帝特别的恩选的，在连接还是断裂两个世界的联系上，可能不同的神话画家会作出不一样的创作，很多时候是上帝选中了他们作工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他们的绘画作品传达的神话的旨意不来源于他们自己，来源于上帝对他们心灵的运作。在《我的名字叫红》这本小说里，帕慕克显示了土耳其画家对古典的细密画传统的忠实，他用银针刺瞎了双眼。这一故事听起来很残酷，但是主人公典型地代表着神的恩典不仅有恩慈也有惩罚。在文学世界里大多出现的是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浪漫主义消退这样的主题，而在绘画世界里大多出现的是因为神话时间与现实

时间的冲突，神通过典型文学的故事的倒转彰显神的恩典的本来面貌。如何在神话世界已然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可能世界的丧失的处境里，谋求到神话思维的延续与现实理想的连接，这一与传统与现在都没有关系的命题，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有所涉及，学者们管这叫做“可能叙述世界”。也有学者提出“可能故事世界”，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同的：可能叙述世界目前还仅仅是一个文本的叙述多模态的方向，可能故事世界早已跨越过了文学的藩篱与媒介艺术发生了关系。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合的或者是交叉的学科生长地带，有的也不是碰撞的对立与冲突的关系。这是两个在不同领域、不同逻辑的概念，同时它们也是动态发展的。可能叙述世界可以借鉴绘画的美术资源进入上一级的小说叙述术，可能故事世界也可以借鉴绘画的神话思维跳过一个层次的现实世界的时间。两者之间这种“不见面”的动态发展的关系，在国内叙事学学者眼里还没有能够迅速地捕捉到。在这里我们提示学人和评委们注意的有这几点观点：首先，绘画本身在神话故事世界的地位应该得到第一时间的承认。在承认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绘画资源进行文学的写作，再造艺术世界的辉煌。其次，绘画在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对立还是连接的关系上的选择，往往都不是处于画家自己的主观意志，而是神的意志往往是分开的，神昭示画家绘制出带有神的典籍的神迹，而神的意义却要通过神的信徒的故事记录或者叙述传达。在画家的神话传达与信徒的故事传达之间，有时候也会出现彼此的不认同，都不能认出和肯定对方与自己是在承担同一份神的事工，这时候画家的选择与信徒的选择的各自背离，在神话的世界出现的是神话时间的断裂，在记叙的世界出现的是现实时间的背弃。总而言之，这一切还是神的旨意，神要给不同的事工以不同的试炼，在同一个瞬间，才能与彼此的心灵和好与神和好。一经确认神的旨意分散给不同的事工传达合在一起的信息，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就由神安排和决定了。这时候经过神特殊拣选的艺术家用起手来，再也不是无知地刺激无家可归人的心灵，而是在爱心与耐心的溪水旁分享神的慈爱，瞬间高举神的典章与仪轨。这是一项特别崇高和神圣的事业，得蒙神为艺术前进道路照亮的计划，是受到祝福在主里喜获平安的恩典。这份事业与计划迟早都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有评委的一致认出，也有神里的事工指出这是一个“三

年”高举的神的秘密，它会以26国的翻译语言传遍神的王国，照亮羊群的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我们就以三年为期限，这份在此时此地的神的契约，高举不在西奈山上的山巅！

参考文献

- [1] 蔡鸿君. 画家格拉斯[J]. 国外文学, 2001(6).
- [2] 米歇尔斯. 作家黑塞的绘画[J]. 孙龙生, 译. 法兰克福汇报增刊, 1981(38): 119.
- [3] 来颖燕. 没有绘画我也许走不了那么远[J]. 上海文化, 2014(7): 110.
- [4] 索姆斯. 丘吉尔的绘画生涯[J]. 章星辉, 译. 读者文摘, 1998(1): 74.
- [5] 杨丽馨. 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3.
- [6] 梁晓冬. 被禁的不仅是小说——论D·H·劳伦斯小说与绘画的思想共融[J]. 外国文学, 2000(1): 59.
- [7] 桑塔格. 同时: 随笔与演讲[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